

上 海

婦女孽鏡台

附 百 美 圖

目 綱

官紳婦女之奢淫
學界婦女之風流
小家婦女之輕賤
五白婦女之敲詐
折湖婦女之鬼祟
江頭婦女之拐賣
存商婦女之蕩逸
富商婦女之齷齪
新工婦女之暗昧
傭工婦女之勾搭
負債婦女之手段
賣淫婦女之兇惡
幫匪婦女之騙局
翻載婦女之騙局

上海婦女孽鏡台卷二目錄

小家婦女之自由

小家婦女之生活

烟草美人

俗諺之害

雜物老老

棺材老四

自來水老四

自來火老三

阿娟

阿金

太息

吳儂

新民

又

又

又

又

老少年

又

阿根

又

旅館肥婦

江南生

垃圾阿寶

吳儂

媒介公司

又

自由鑑

阿傭

自由花之繁盛

憤世

姊妹花

痛心

半開門

病夫

傭工婦女之暗昧

梳頭娘姨

之江漁父

乳傭一

新民

乳傭二

又

乳傭三

老少年

乳傭四

吳儂

乳傭五

又

乳傭六

又

搭脚娘姨一

新乘

搭脚娘姨二

之江漁父

某鉅公之私生子

蕭鼎

朱媽

庸言

蘇州之梳頭娘姨

又

梳頭老四

拙生

浦東老大

庸言

風流孽債

阿愁投稿

工廠婦女之輕賤

女工之內容

白頭人

女工之輕狂

又

女工之娛樂

又

女工之志願

又

老女工之引誘

又

衆女工之擠排

又

湖絲阿姐一

新民

湖絲阿姐二

吳儂

許阿毛

王寶寶

織布女工

香烟廠女工

襪廠女工

錢阿媛

女工鏡

某絲廠女

黑騷牛

三阿姐

負販婦女之勾搭

新民

燃犀

又

新上海

之江漁父

吳儂

阿愁

狂夫

平民

慧儂

小珠姐

江南生

王阿妹

吳儂

賣花女郎一

又

賣花女郎二

又

賣花女郎三

新民

賣花女郎四

蕭鼎

豆腐乾老大

之江漁父

香瓜子老二

又

茴香豆老大

又

甜漿粥

老少年

賣荸薺阿三

庸言

巧小姐之賣報

江北老四

背包婆之拐騙

賣花蘭寶

沈客人

上海婦女孽鏡台卷二

▲小家婦女之自由▼

小家婦女之生活

太 息

上海小家婦女之生活。除入工廠工作。及傭工爲娘姨大姐者外。所業有洗衣。有縫衣。有糊自來火匣。有揀茶。有釘書種種。其在杭州。有絡絲。有磨錫箔種種。在溫處一帶。有抬轎挑擔種種。嘉湖蘇常一帶。有撐船有賣菜種種。蓋中國女子中之能自食其力者。甚非少數也。

古人有言。勞則善心生之語也。亦祇說得一半。蓋勞苦社會。果能以血汗博得金錢。足以敷衍其生活者。其人自不致有其他之妄想。若勞力所入。不足以維持生活狀況。又或有不勞而獲之人。之事。屢屢出現於前。則必被其誘惑。而舍棄本業。以僥倖於不勞而獲之一途矣。此男盜女娼之所以不絕於人間世也。

故鄉間婦女。其以勞力爲生活者。雖甚困苦。其中儘有安分守己。不甘墮行之人。若城市之中。則習見繁華。心志已難堅定。雖亦窮苦力作。而苟具有以色博財之資格。卽不復肯甘於貧薄。而放蕩淫佚。無不爲之矣。此萬惡之社會。所迫束而釀成之也。略舉所知。使閱者同聲一嘆。

揀茶女 茶之精粗美惡。非人工莫能爲之分析。故當春茶上市。商人利女工之廉價。且細心也。山場市肆。無不雇女工。以從事揀茶者。一時小家婦女。囂然麇集。或不遠數十里而來。以博此蠅頭微利。於是茶商之司事者。對之風風笑笑。撩撩打打。於女工之少艾者。揀茶少。亦必得上等工。僱女工之老醜者。揀茶多。亦必得下等工價。相習成風。而女工亦以打情罵俏。博司事者之歡心。而貪其增值。又其甚者。乃至爲夜度娘。以獲例外之利益。人格至此喪失都盡矣。

洗衣女 大都通邑。洗衣女之生涯頗盛。綜上海一埠而言。業此者無慮數萬人矣。其中少艾者居什分之三。此三分中。其借洗衣爲名。而勾引游蜂浪蝶者。又什之七八也。鄂人某。嘗以十元一月之廉價。包一年才十七八之洗衣女爲客妻。常州周某。自言在天津時。有紹介洗衣女者。其包價每月五六元至十餘元不等。又徽人程某。在北京包旗女姊妹二人。姊年才十九。妹僅十五餘耳。並有美色。月值才三十元。其締結之始。則亦以洗衣爲由者也。生計艱難。一至於此。可哀之至也。新馬路有某氏婦。業洗衣垂三十年。積蓄千金。遂兼放高利貸。所獲益豐。不止小康之家矣。有女曰阿根。曾肄業競雄女學校。每課畢歸家。輒執課本朗誦。余友湘壘曾借居其家樓上。故知之甚詳。昨年阿根出閣。賠贈逾千金。則竟素封之家之舉動矣。附誌於此。以見無論何人何業。但使安分守己。勤於所業。自有發達之一日也。彼不耐勤苦而

自喪所守者。則直自暴自棄而已。

友人粵生。曾爲余述一笑史。（粵生生長桂林故名）其言曰。桂之小家婦女。傭力者最多。每出行。抬轎挑擔者。什九皆婦人也。王之春巡撫廣西時。其幕友有葉姓者。少年白皙。一日以事往鄉間。徒步出城。自雇轎以行。行至山僻。二轎夫止不前。必欲與葉爲好。葉大駭。怒詈之。轎夫不答。視之而笑。葉窘極。欲用武。又慮不敵。欲逃。則慮爲所追獲。方極不可奈何之際。適有巡勇七八人過其地。葉乃倖免。事後述之。猶懍懍有懼色云。

烟草美人

吳儂

徐家匯有小烟紙店。一中年婦率二女司之。長女曰阿柔。少女曰阿順。年俱十六七以來。阿柔膚色微黑。身材不及中人。然眉目楚楚。語言便給。阿順白皙而頎。髮長過膝。翩翩尤有風致。皆鄉隅之尤物也。距烟紙店百武而近。有

某學校在焉。店中賜顧之客。以學生爲最多。往來旣稔。咸有欲炙之色。輕薄者遂謂二女爲烟草美人。又以璣司擬阿柔。以貝色擬阿順。而以約翰自擬。久之全校學生無不知有烟草美人者。無事之時。引爲談助。謹愿之士。或不欲聞。則羣必拉之。往面烟草美人以戲之。以爲笑樂。

學生中有黃生者。南潯富人子。揮霍甚豪。有李生者。亦世家子。心計極工。而皆注意於阿順。又有鄭生者。年最少而美丰儀。顧眄腴若處子。常與同學過烟紙店。衆皆談笑風生。鄭獨俯首默然。或左右視而言他。衆以其怯也。輒揶揄之。阿柔則極慕其溫婉。嘗色授而目挑之。鄭益赧赧然。趨而去之。以爲常。黃生旣多金。同學中之以蔑片心理。而與之暱近者甚衆。每值星期例假。黃必至十里洋場游玩。竟一日夕。酒樓妓館。到處遣情。邊務人才之盛。一時無兩。故黃生之在校中。頗有一種之潛勢力。

李生戀阿順。較黃生爲倍摯。時黃生已入室。李生僅得升堂。則妬嫉尤增長。十丈。明知情愛之神。非借財神之力。則必毫無靈驗。於是百計羅掘。得番佛數十尊。以納諸阿順之母。居然如願以償。所以媚阿順者無所不至。而阿順對於新官。恆多落寞之態。則以舊官所貢獻者實惠。新官所貢獻者空言。故李生大忿。而自顧容顏。又恰與黃生伯仲。不足以動阿順之心。則此情敵在前。又何以操制勝之術者。思之思之。鬼神通之。遂得一奇策。

阿柔自以貌不及其妹。相形見絀。未免有所介蒂於心。久之。且由嫌而生怨。其母又以阿柔生利不及阿順。家庭之中。箕帚之微。儘多歧視。阿柔積不能平。常思傾陷阿順於危地。以快其心。李生於此。遂利用阿柔以行其計。然阿柔機警。非徒供人播弄者也。李生乃又利用鄭生以爲利用阿柔之具。

鄭生人極忠厚。生十七年矣。而情竇未開。李生因廣購淫書以啓之。又導之。

赴二女所。預戒之曰。子之貌。二女皆仰慕久矣。此行且有一箭雙雕之樂。惟阿柔有暗疾。子不可與近。宜謹避之。鄭以爲然。果與阿順親近而疏阿柔。姐兒愛俏。阿順豈有不歡迎之理。鄭生遂亦爲阿順入幕之賓。阿柔之妬念。至是幾欲立死其妹以洩憤。李生因挑撥之曰。鄭生本爲汝來。汝妹刼奪之去。此情何以能甘。惟汝妹所恃以驕。乃母者。徒以有黃生耳。殊不知黃生富人。特濫情遣興而已。汝胡不勾引黃生。世間男子。什九厭故而喜新。汝若就之。渠必悅而從汝。明可以博取黃生之金錢。暗亦刼奪乃妹之稔客。公誼私仇。其道兩盡。豈不大妙。阿柔然之。

李生布置既周。乃號於人曰。黃生雖以嫖界鉅子自豪。其手段乃迥不如我。彼暱阿順。揮金如土。乃阿順心不之屬。今專注情愛於小鄭矣。我雖亦不得於阿順。幸已得阿柔。此固非黃生之所能及也。語聞於黃生。黃生偵之而確。

憤阿順之無情也。至形諸詞色。阿柔乘機曲意慰之。黃生固熟知其家庭情狀。因移愛以愛阿柔。將以氣阿順也。而李生之計畫。乃一一達其目的。蓋其心中。以爲阿順既與黃生斷。彼乃得挾介紹鄭生之功。以尋舊好。則阿順情不可卻也。而詎知種種陰謀。適爲釀成大決裂之原動力。

阿順失黃生。心中不免怏怏。又以黃生暱阿柔。醋意益噴薄而出。特苦於不能明言。則隱忍以待之。一日黃生來。阿柔適往鄰家去。阿順乃泣訴於黃歸罪於乃母。黃意解。仍與之繾綣。方事之殷。阿柔歸。鄭生亦至。調察得狀。鄭生憤激欲行。阿柔因籠絡之。且自薦。鄭生爲所動。以爲暱阿柔。卽是報復黃生之道也。從之。迨橫陳一過。黃生欲賈餘勇。更與阿柔合。突入其室。遇鄭生。則大罵阿柔無恥。阿順聞聲而出。鄭見之。亦詈其無良。阿柔阿順又互詈其勾引男子。黃生鄭生亦互詈其割靴舌劍唇槍之餘。繼以老拳毒手。一時人聲